



西遊散記

十一 拘尸羅

梵影

隨着火車的衝鋒，仗着汽車的破陣，現在，已將我們送到拘尸羅聖地來了。

拘尸羅是佛陀緣盡入滅的聖地，所以中國人以「涅槃場」稱之，是很合邏輯的。

佛陀宣說了最後一部扶三權顯一實的涅槃經之後，便安穩地來到這個拘尸羅雙林樹下涅槃，當時引起了天龍的呼號，鳥獸的哀鳴，連無情的林木也相顧變色，就是那些煩惱已斷，生死永除的阿羅漢，眼見慧日殞落，人天眼滅，也難免六神無主，肝腸寸斷，喊出「大象已去象子隨」的淒涼口號，那種悲風苦雨的局面，是令人如何哀痛。

拘尸羅是佛教徒最難忘的聖地，我今來到這裡，觸景傷情，緬懷往昔佛陀度生的勞蹟，一生化導的精神；而眼看當前坎坷的世界，離奇的社會，是多麼需要偉大的佛陀，挽狂瀾於既倒，拯生靈於塗炭。

想着，我思潮起伏不停地在想着，不覺已步行到佛陀入滅的雙林樹下遺址，遺址上沒有了娑羅雙樹，祇留下兩個小土堆。我們向着兩個小土堆、推金山、倒玉柱、納頭便拜。不知印度政府作何打算，這兩個小土堆，正用人工掘平，這樣一來，雙林的遺址，沒有了兩堆土坡，很快就要失去標誌了。也許二土堆移去後，會在土堆之據點上建立有意義的紀念物，不致使後人失

去瞻拜佛陀雙林入滅的遺址。到底是不是這樣？還是我自心的猜測，尚待事實證明。

與二土堆極為相近地方，有一個小石屋，內供貼金石佛一尊，身高七英尺，佛座前有一個小池，不知作何用了！石屋狹窄，十多個人站在裡面，已有人滿之患，團員們爭着要在佛前拍影留念，一時忙煞了我手裡的鏡頭。

距石屋數拾碼外，是一片古代寺廟遺址，經過人工掘發，牆腳方格歷歷可見，當然佛陀也在這些地方講過經，說過法，現在有一座圓形大涅槃塔，為緬甸信徒一九二六年興建，由政府正進行粉飾，以備慶祝佛紀，而壯外國貴賓觀瞻。圓塔前，現代建築長方形殿宇一座，內供丈六金身涅槃佛像一尊，側身內腿，吉祥而臥，盈佔整個殿堂，不少佛徒在佛前獻花、燒香、膜拜，當然我們也是一樣！

在涅槃聖地上，共有兩間寺廟，一間是緬人建的緬甸寺；一間是華人建的雙林寺，前者住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僧，慈眉善目，道學不凡，頗得當地人士信仰；後者創建人是我國尼僧果蓮師，她經過二十來年的苦心奔走，才達成目的，不讓緬寺專美於前，實為中國佛教徒增光不少。

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視的奇跡，在雙林寺大殿門側壁上，嵌着一塊四方形的石碑，上面鐫刻着一篇

記事文，大意是這樣說：「中國有一位張相賢居士，發心到拘尸羅朝禮聖地，當他虔誠向涅槃塔頂禮時，頓感身遺世忘，親眼看見釋迦牟尼佛睡在金棺之內，且有諸比丘圍繞於金棺旁悲泣痛哭。俄而靈境收斂云云」。照這個碑記，事實與佛經所載很吻合；也與智者大師親親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的境界相同。

據寺主果蓮尼師說，張相賢所見靈境是確實確實的，碑上所記是鐵一樣的事實。不錯，人有一分至誠，佛菩薩有一分感應，張相賢能見靈相，是他的至誠感發，毫不足疑，我們不能見靈相，是不够至誠，就是業障深重，要自慚愧懺悔之心，景仰前人親觀靈相。張相賢見靈相刻碑記，無非啓發後賢，嚮往聖地的靈異，信知佛法的感應。

參禮了附近聖地之後，再沿馬路步行一英里，那裡有一座小山，是焚化佛陀金身的聖地，據說：當時佛陀在雙林樹下入涅槃後，遺體殮於金棺之內，金棺從地懸空而起，飛至這個小山坡領空，旋繞了三匝，即聖火自焚，從此，這個小山便成為拘尸羅重要聖跡之一了。

在過去，這個小山有一古塔，今已倒塌，變成了一個破窖似的土坑，坑裡很多碎石破磚。從雜亂碎石破磚中，可以尋拾到經過火鍛鍊過的圓形小石塊，石塊深凹處有幾行梵文字跡，因此有人稱此石塊為佛陀遺身舍利；這多少有點根據。

印度政府，對他們國內的佛教聖跡，明令保護，無論佛像佛物，祇要有歷史性，概不准任何人攜帶

出國門。當然這裡的小圓形有梵文石塊，也在被禁之例。有一位住印多年的中國老修行，將此梵文小石贈我與團長，千叮萬囑我們回國時，不要給海關人員查出，若被檢查出來，不但原物攜帶不出去，且要受印度法律制裁，那就太麻煩了。

「梵文小石有神聖歷史價值，固不待言，同時有鎮興地脈的功效。我們興建寺宇住宅，將梵文小石安置在土中央或四角，即能摧邪轉正，永保常住清平」。這是導遊廣清大師對我親口說的。

小山頂有一株古樹，高十丈，潤四圍，一位中國苦行老頭陀善修大師，現年六十多歲，效鳥窠禪師的遺風，在此樹頂上結茅而居，已棲身二十多年了，他爬樹的技術很熟練，不用梯子，祇用雙手，攀騰而上，快如猿猴，靈活異常。我們為了好奇心，會請老頭陀當面表演爬樹技能，只見他兩腳一跳，雙手一攀果然身手矯捷，飛一般地爬上去了，老頭陀剛爬到樹半腰，我提起影相機，以迅雷手法，搶了一個美妙的鏡頭。

談起這個善修老頭陀，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，他來印度二十多年，就棲身在這株古樹上，一日一餐，手不捉錢財，以念佛拜佛為常課，發願要現生見釋迦牟尼佛，果然佛陀不負衆生願望，凡有誠心恒心，必獲感應，一個晚上，他在似夢非夢的境界，見釋尊對他說：「你要見佛，先見自心，心即是佛，見心即見佛……」。從此，老頭陀信心彌堅，精勤不懈而修持。

老頭陀在這株樹上棲止，吃了不少苦頭，初到山上，遭當地印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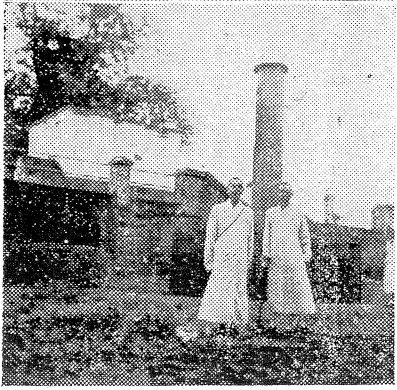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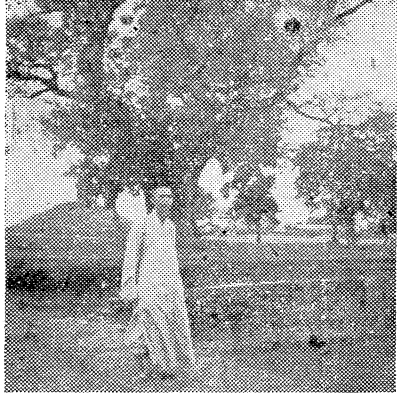
無理驅逐，並加以毒打，他含垢受辱，忍氣吞聲，不肯離開自己認為滿意的道場，終能以德服眾，地方印人感其堅苦行持，轉而做了他的護法。

最近，印度政府為整理佛教名勝，擬將老頭陀所棲古樹斫倒，另建平地上一靜室，給老頭陀修心辦道；但老頭陀却想不接受政府的幫助，情願趁這搬遷之際，自己出面創建一個道場。

於是，他開始接受信徒金錢的供養，開始進行募建寺宇的工作，這不是他貪心難除，而是因時勢所迫，我深深祝他成功，不久的將來，涅槃聖地又將多一中國寺廟。

十二 蘭 毘 尼

蘭毘尼園是昔日迦維羅國一個花園，是摩耶夫人降生悉達多太子一個聖地。可是以目前的版圖來說，却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區，位於印度之北，地屬於尼泊爾管轄。這個佛陀降生地，湮沒了很久，直到公元一八九六年，才被印度著名考



古家——亞力山大爵士考證，確知是二千五百八十年前佛陀降生的蘭毘尼園。當然，這個考證，是有許多物證的，最可靠的物證，是至今尚存蘭毘尼聖地的阿育王石柱，上面刻的字跡，說明是佛陀降生要地。其次是摩耶夫人古廟，內供摩耶生悉達太子的石像，以及九龍吐水池和高插入雲的無憂樹，都斑斑可考，鐵一般的事實。

印度和尼泊爾兩國，唇齒相關，同是亞洲的文明古國，印度地廣人稠，人民思想保守，是一個老窮國，然而，與它比隣的尼泊爾，更是一個窮光蛋，科學不發達，交通工具不進步，真是一個趕不上時代的小國。我們從印度老樁火車站轉乘大型汽車向蘭毘尼園駛進，不多時，駛出了印度的轄區，進入了尼泊爾的屬地，便失去了柏油馬路，汽車在灰塵滾滾的道上馳奔了二個多鐘頭，到得目的地時，各人身上早已積塵三斗，行李和車頂簡直給灰塵埋蓋了。

蘭毘尼地勢居北，氣候寒冷，與熱帶的印度截然不同。我們投宿在一所上下二層洋樓的公房，裡面有床，有灶，桌凳俱全，設備固不華美，但物件勉強够用。這間公房是尼泊爾政府公帑興建，專供遠地朝禮佛地信徒棲息，且有米分配給朝聖信徒，我們領到應得的米糧，即架起大鍋，自己動手造飯煮菜，吃個大飽，已是日落西山了。

黎明驅走了黑夜，太陽公公和我們都起了床，天空呈現一片五彩繽紛的雲霞，映紅了整個大地，靜悄悄的荒野上，只能看到我們一行朝聖的佛教徒。

古老的摩耶夫人廟，地基與平地高數尺，形貌破舊，殿內低沉，有如一堂之大，小得連三個人也轉不過身來，上面正中供奉石刻摩耶夫人生悉達太子像，因光線不充足，無法看得清楚，我們草草燒了幾枝香，叩了幾個頭，就退身出來。

與古廟相距咫尺的左角旁，豎立一幢完整的阿育王石柱，高三十三英尺，圓週七英尺三吋，這是紀元前二百四十四年所造——即阿育王統治二十六年。阿育王信佛虔誠，是佛教當時有力的大護法，他曾參

禮過各地佛教聖跡。在蘭毘尼園，特造立這個石柱，並刻梵文說明此處是佛陀降生地。西域記玄奘法師所見蘭毘尼園的石柱，恐怕就是這一根石柱，唯現在石柱頂上雕馬已失去，這是年代久遠關係，毀於歷史變遷，不足為異。

九龍吐水池，位於夫人廟右側，池形四方，池水清明，池底很淺，池中散生一些小蓮花，池畔用磚砌成，有一株數人合抱的大樹，高聳可觀，樹皮紫白色，枝葉四分，長得翠綠成蔭，茂鬱密佈，這就是所謂昔日摩耶夫人攀折之無憂樹。

尼泊爾是個信佛教的國家，為慶祝佛紀二千五百年，為迎接世界佛教友誼會在它的國內面舉行，所以政府撥出公帑，在蘭毘尼園聖地建立一間現代化的新佛寺，與古摩耶夫人廟遙遙相對，一新一舊，兩相比對，顯得世事滄桑，物價演變，令人觀今而懷古，思古而感今，意義實在太深長了。

標奇立異的兩個大土堆，各據一方，上面用火磚砌成一個八角形石柱，很像兩座炮壘，無如不能作炮壘用，有人說是佛教遺跡，究竟作何用？只好留待歷史專家們去考證了。

蘭毘尼園地廣人稀，荒蕪一片，除了佛教聖跡可供人參觀，別無其它描寫的價值。在蘭毘尼十五里外，有古代迦維羅城遺址，無非也是些蔓草亂石，滿目荒涼，我們因時間倉卒，不想前去參觀，撥轉車頭，踏回印度的領土。

【圖片說明】1. 涅槃場前。2. 藍毘尼園九龍吐水池與無憂樹。3. 摩耶夫人廟與阿育王石柱前的筆者與竺摩法師。